
电子图书
信息技术的结晶
人类文明的载体
网络的基本资源

邹鹰文库
校园新故事

心　雨

元坐在课堂里，手中拿着高三政治书，大脑却在飞速地运转：5 分钟后下课，马上去洗脸，搽面膏，让光帮忙收拾书包，然后边下楼边梳头，骑车赶奔交道口，路上吸一支烟，买一包香口胶。一切必须在 3 点 40 分以前完成。

讲台上的燕正在起劲地发问，元跟着大家心不在焉地答着，心里一直在想着爽儿。的确，爽儿与以往任何一个女孩不同的就是让元每一念及就怦然心动。元在高二时，曾迷恋过兰，但和许多男孩子一样，只知在心底呵护，并为兰某天望自己一眼而欢喜或有次兰提及别的男孩而烦恼。情窦初开的小男生们通常都为此凋谢了不少不更事的花朵。

“铃——”下课铃声甫起，元和其他同学一样，猛然耸肩清醒过来，随即又懒洋洋地将身子顺着椅背滑低，以表示对老师拖堂的不满。“回家系统复习一到五章，明天做一个练习。”燕的结束语一贯如此。元急匆匆跑出去，疾行直奔车库。“元。”燕在楼梯中段喊住了元，仰脸半认真、半开玩笑地问道：“又上哪儿玩去呀？”“不不，回家复习。”元诚惶诚恐地答道。“是吗？”燕露出满意的笑容，又不忘表露出玩笑的口吻。元急奔下楼，甩下一句“老师再见”。

元到了座落于交道口附近的家中，匆匆换了一件白衬衣，再裹上外衣以抵挡春寒。窗外的天更阴了，开始下起了小雨，零星的雨点无助地落下，像不经觉间滑下的泪斑。上一次她就是冒雨来的吧！念及爽儿，元的心里一热，仿佛身上也瞬间发了光，元搬了张椅子在窗前，在录音机里放上一盘盒带，坐下来，凝望着淡灰色的天空。天好像真的很空，只是单调的灰色，使人怀疑是否日月星云真的在里面。“高中生活”只有四个字，看似也如这天一般空洞，其实大有乐趣，只是要凭人的体会程度决定内容的繁简。许多高中学生并不觉得学校有何诱人之处，但离开后，却又懊悔当初不懂体会，不懂珍惜。“如果让我再做一次，一定会很好”，“要是能重来一次，我决不……”类似的话常能听到。不过在这种时候，通常却已无可挽回了，即使有很虔诚的悔意。尽管总有老师、家长、朋友提醒，可许多人只有在时过境迁之后，才会明白什么叫做“悔之晚矣”。元也曾是如此，但他经过了太多的往事，总算懂得了珍惜现在。

对握在手中的东西视而不见，一味追求“水中花，镜中月”，一旦得到又轻如敝屣，直到有一天惊觉双手空空时，才懂得回头去追。人岂非通常如此？可惜很多东西不单买不到，就是用尽毕生之力也难以挽回。比如：机会、时间、健康、感情……所以元珍惜现在的每一刻和掌握在手的每一件东西，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如此。

爽儿还没到。元按捺不住，跑出大门望着街口。爽儿是一个职业高中高二的学生，要参加 7 月 2 日在工体举行的庆香港回归大型演出，常常排练，所以未必会准时赴约。元笑自己太紧张，只不过晚了十分钟就如此着急，像个孩子。于是踱回屋内，重新坐下，两手叠在胸前，半仰着看天。这时，耳边传来张信哲悠扬的歌声：“你说你想要找个宽厚的肩膀，问自己带你到什么地方，看着明天，告诉我你不会紧张，跟着我，海角和天涯……”

慢慢地，天空被元当作一个画板，用眼神勾勒着爽的轮廓。爽留着短发，后面是很有时代风格的遮颈发梢，元常笑她像符宾。笑归笑，元每次凑近她的发际，都能嗅出当天爽用的是什么洗发水和面膏，使得爽一脸惊讶的表情。

在她一双不大的眼睛里，嵌着两颗深池般深邃的瞳仁，衬上仿佛会说话的、柔柔长长的睫毛，屡次让元有甘愿淹死在里面的冲动。爽长着小巧玲珑的耳鼻口，恰到好处地分布在瓜子脸上，下巴略尖，时时上扬，显示着主人的矜持。修长的身材，细长的小腿（元以为这样的女子很匀称），轻易就能握于手中的掌腕柔若无骨，她的手掌比元小（元的手就很小），但手指比元长二厘米多，元常握着纤纤素指与爽比谁手长，虽然明知爽一定是赢家，但二人乐此不疲。她拥有端平的双肩，爱穿黑色或白色的牛仔裤，两三厘米厚底的鞋。好像还差些什么，噢，是眉，那两道黑而浓且长的眉，眉尾细得像工笔画上的叶筋，仿似两柄秀挺的刀。

不知不觉，盒带已第三次转出了张信哲的声音：“我说我想要找个避风的港湾，谢谢你陪我到任何地方，你的宽容，还有我温柔的包容，没有泪的夜晚，是天堂。”

傍晚的寒意扩散开来，也感染了元的心，而爽没有来。元沮丧地离开属于自己的小屋，回到一公里外自己的家。元的父母像以往接待元的欢喜一样，接待了他的沉默。

这也许就是早恋，诗人说这是一枚初尝微甜、继而酸涩的青果，通常只会落个夭折的下场。殊不知，不经过稚嫩便不会有成熟，没尝过辛酸怎么能懂得甘甜。在许多对教育事业一片热心的人调查、探讨、批判早恋这种现象时，从书、报、音像、影视乃至生活中吸收了太多“爱情文化”的少男少女就已经开始了探索和实践。在感情这片大部分空白的处女地上，演绎出一幕幕交织着欢喜、悲伤、寂寞、甜密、悔恨、心痛、纯洁、真挚、虚伪、幼稚的话剧。不管人们如何看待这个“社会问题”，在莘莘学子中间，悄然运行着鲜花礼品、甜言蜜语、斑斑泪痕以及许多本不该在这个年龄承受的身心压力。元耳闻目睹的这类事件早已不下百余起，涉及的每个故事都是一本书，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无所谓，而对于当事人来说或是刻骨铭心，或是一场游戏一场梦，或如过往云烟，或者如春梦了无痕。

家长、老师、教育工作者、心理学家、社会学家……形形色色的人对早恋有千百种看法，问题是当事人尚且困惑于此，又有谁能找到正确答案呢？比如问：宇宙来自何处？有人可以洋洋洒洒地提出各种假设，同样有人只反问一句：“谁知道呢？”更有人不去想如何回答。一个难题通常会有无数种答案，人们的选择各不相同。对于“怎样对待早恋”这个难题，元的选择就是不去想。就像他喜欢简单真实的东西一样，选择最简单的做法可以少些劳累。

晚饭后，元在家人交谈之际，拨通了爽家的电话。“喂。”爽接的电话。以往两人总要聊上几十分钟，甚至几个小时，虽然过后谁也不记得讲了或听了什么，但心里却甜甜的。而今天则只平平淡淡讲了几句，就以爽一句“我累了”宣告结束——元听到后，猛然地挂断了电话，这是尚显稚嫩的小男生共有的通病。随后，元又后悔自己不该那么粗鲁，于是向父母告别，以独宿复习功课为名，直奔“爱的小屋”——这是因元与爽常相聚于此而得名的。

元在距小屋不远的公用电话处，再次拨通了爽的电话，“对不起。”元首先道歉，“我太在乎你，所以着急了，太野蛮，真的很抱歉。”“哼。”话筒另一端传来爽儿不屑的声音，“都几回了？！我电话有你什么好处呀？”“不了，不了。下次决不会了。”元急急地表态，但爽仍不依不饶地追问：“下一次再犯怎么办？”元顾不得拭汗，忙不迭地赌咒发誓求饶保证，博得

爽儿转嗔为喜的一笑后，方才有余暇喘口长气。两人甜甜地说了许多腻得像蜜浆一般的情话。不知不觉间，下起了雷阵雨。元意犹未尽，问道：“你这个星期能不能见见我？”爽想了想，答道：“下星期吧。”“哇，太久了。不过没关系，第二次模拟考试前一定见我啊。”“这次考试你要考到 475 分，否则以后不见你。”爽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。元猛然想起，“一模”自己只考了 425 分，那时爽就劝他说高考后两人再继续来往，元极力反对，因为爽对他来说太重要了。现在又冒出了这回事，元苦着脸道：“太高了吧？！450 分好不好？”一番讨价还价后，由于爽儿的坚持，以 465 分成交。元叮嘱爽儿：“下星期三，六月四号，晚上来见我，别忘了。我要收线了。”“你有什么话没说吧？”爽儿撒着娇。于是元按惯例用中文、英文、俄文对爽儿说：“我爱你”，然后道了晚安。爽儿满意地隔着话筒吻了一下元，说道：“有没有带雨伞？快跑回去，小心着凉。Bye—Bye。”元如蒙大赦般挂断了电话。收费老者对此早已司空见惯，毫无语气地道：“一共四十分钟。”元如以往一样，放下一张整钱，边转身边道：“不用找了。”

回到房中，元自手提袋中取出一本本教材和大叠习题。语文卷子不做也罢，孔老夫子都不会傻到和一堆语法较劲，何况我一个儒子后生；英语内容太多，少看一天也无所谓，毛主席他老人家博览群书，会见尼克松时不照样要翻译陪同；数学虽然深奥，但我已领会要旨，练习题费心费力，不如明早抄来简捷；历史？本人强项，老师都说学历史不能一味死背，还是在梦里融汇贯通的好；政治吗，明天考试！想到此处，元不禁低低骂了句粗话，反正不是正式考试，“请你不必太在意，洒脱一些过得好”，于是元又把桌上零乱的书本塞回袋中，爬在床上，心安理得的睡去。

说起来，偷机取巧的本质是懒惰，而表现则花样百出、“琳琅满目”。比如考试前到别班找一份正确的答案，考场上装模作样一番，寻找机会，偷看答案，大笔挥处如行云流水，一蹴而就，且故意写错几道难题，便可顺利过关。至于作业，只要名字不照搬，其余“照方抓药”，最好同时有两份以上“成品”一起“借鉴”，改头换面之后也算完成。这些学生的长期弊病，“品种繁多”，技艺纯熟者可做得“天衣无缝”。从初中到高中，少数学生历经“磨炼”，早已通晓各种手法，去粗取精，反璞归真，实可谓“炉火纯青”，令观者瞠目结舌。之所以如此，主要是由于这些学生并没有太大的压力，即使被擒获，只要情节不是极其严重，校方通常本着批评教育的原则轻松了事。现在的学生对于挨批、点名、请家长、写检查见惯不惊，既然没有“一命呜呼”的危险，尝了一次禁果的“甘甜”后，索性屡次身入险境，反正现代交通发达，“悬崖勒马”不过是一句后话罢了。

校方也自有难处。不谙世事的孩子犯错，总不能记过留级开除吧。除去极个别确有隐情，且甘心“伏法”的，面对一大群“知法犯法”，又对真理置若罔闻的大小孩童，谆谆教导，循循善诱如同鬼子进山清剿八路，做无用功不说，自己还搭上若干时间心力，毕竟“越轨”的诱惑远远大于“危险系数”，稚嫩的心灵很难独自与之相抗衡。于是，老师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：不管，是误人子弟，违背教师的天职；要管，又没有恰当的方法，无计可施。现在的孩子顶着独生子女的光环，有家长的百般呵护，别说责打体罚，就是言辞激烈也会被家长认为是伤害了孩子的自尊心，甚或侵犯人权。为此找老师评理打架的比比皆是，直接闹上法庭的也时有耳闻。元就不明白，为什么美、韩、日等国青少年在许多生活领域都强于中国同龄人，我们这一代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在日常生活和各种夏令营竞赛中总是缺乏毅力，笨手笨脚，莫非将来指着高分低能的“人才”挑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大梁吗？元碰到这种看来什么都是正确答案又什么都不是的难题，一向懒得去想。不过各届人士可没闲着，大家都在关注教育问题,但所提各种合理化建议都以各种为孩子百般着想的‘框框”为前提，所以往往是提出思想理论时满堂喝彩，付诸实践时“一败涂地”。——这一点倒与中国足球有异曲同工之“妙”。

其实不论从何种学术角度出发，从何等深度切入，必须触及根本，打消重重顾虑，彻底改变人的心理观念。倒不是说非得学日本，抡孩子老大一个耳光，还要让孩子站得笔直大喊“哈伊”，但严厉的惩罚制度是必要的。对孩子严格些其实大大有益其成长，诸多家长也心知肚明，不过做起来就是口不对心了。人常常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论述着长篇大道理，但多数人只限于明白，行动起来就变成“揣着明白装糊涂”了，元也通常如此。很多简单的道理，比如“持之以恒”、“珍惜时间”人人会说，真能够做到的为数不多，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也是许多人的通病。

此后，元每天睡前一定要读一番功课。当他心生放弃的念头时，便会提醒自己：我不能让父母失望，这更是为了爽儿，我要她幸福。如此，便会产生动力，继续笔耕下去。

盼星星，盼月亮，终于被元盼到了六月四日的晚上。元早早吃过饭，匆匆蹬车赶到小屋，梳头洗脸，再嚼上一块“绿箭”，坐在床边静待爽儿的到来。元很想吸烟，但为了爽儿，他已开始逐渐控制每日的吸烟量，并多日没沾酒液了。回想从前，元常常放纵，吸烟饮酒骑飞车追女生，用粗哑的嗓音在教室或在夜晚的街道上吼歌、学跳舞、学“码架”，夜不归宿，还曾有过喝醉酒吐在课堂上的记录。很多学生尽管程度上不如元之深，但这些事也是家常便饭。其实这种事情不仅不是一个学生该做的，简直就不该是人做的。幸好在荒唐的日子里，元结识了许多真正的朋友，包括长他八、九岁的“哥哥姐姐嫂嫂……”，教他懂了许多，从而幸运地开始厌倦这种生活，并且开始努力做一个平凡人。在与爽撞出千百个生命火花之后，更决心摆脱从前的一切，去做一个平凡人其实是元的理想。平凡人是正常人，但不平庸；在自己的位置上做自己应做的事；不追名逐利，只求身边的人快乐平安；虽然不是十全十美，但一些无伤大雅的小毛病使他们更加生动可爱。人们说甘于平凡难，而真正做到平凡的更难，元慨叹。

元站起身，无目的地踱了几步，停下来看看镜中的自己：梳得整齐的头发，身材瘦削，并不很高，但合身的牛仔裤衬出下肢的修长；很文静的脸上架着一副大眼镜，镜框从最早的金色到后来的紫底黑花再换成现在的黑色，显示着他人生观念从炫耀到嬉皮到真实自然的转变。元不禁想：我在爽儿眼里漂不漂亮？或许……

正在此时，爽儿自屋外踏进，银铃落到玉盘中一般的笑声立刻夺去了元的魂魄。元拥住爽儿，鼻端嗅到了茉莉香水味，“我好想你。”元柔声道，爽仰起脸戏弄地问：“真的吗？”“哈。”元轻笑，“又胖了。”“胡说。”爽举手便打……

一阵嬉闹后，元点着爽的鼻子问：“你爱不爱我？”爽歪过头道：“人家不是早说过觉得别扭，说不出口吗？”“那么好，”元换了方式，继续问：“你是我最爱的，那我呢？是不是你最爱的人？”“是。”爽的声音低得像蚊子发出的声响，随即脸红了许多，元大喜，眼望着这株人面桃花，灯下的

爽儿的眼波像一泓纯纯的酒，看来十分诱人……

第二次模拟考试，元恰好考了 465 分。

此后的十几天，元每天上午有课，下午便回家复习。偏巧爽儿隔天就参加一次排练，每次从下午到晚上，第二天上午休息。所以元只见过她两面，幸而元在课间时可以打电话给她，总算过得平安。

在这段时间，元觉得自己状态颇佳，就连一向厌烦的英语课也上得津津有味。此时的老师们已不再为了某个学生的一点小错而喋喋不休了，他们和颜悦色地讲些应试技巧，消除学生的紧张情绪，为学生鼓舞斗志，增强信心。曾在课上对元大吼过的数学老师反复重申着“寸土必争”、“主攻小题”的“作战”方针。历史老师也一反常态，不再痛心疾首地呼吁大家多背书，而是笑说全班同学掌握得都不错，一扫众心中技不如人的恐慌。语文老师则拿出“会到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的豪态，以“老牌”特级教师的阅历笑谈高考，戏称它为在坐诸“张飞”面前的“小豆芽”。旁征博引说古论今，博得满堂喝彩，豪气如云，众志成城，一夫当关，纷纷振臂高呼“但使龙城飞将在，不教胡马度阴山”，“驾长车踏破”高考五“关”……平生第一次觉得上课时间如此短暂，铃声响起，尚未尽兴。

元和煜、涛、尊、光等死党走向校门，最后一次课间聚众吸烟。“抽烟去是不是？”一向和学生开玩笑惯了的老师问道。众人所答非所问地道了声“老师好”，大摇大摆地出了校门。元跑到公用电话处，急急拨号，叫醒了正睡得昏天黑地的爽儿，匆匆说了几句话，要爽儿好好休息，保证自己一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，挂断前不忘索得一个甜吻。然后直到校墙拐角处接过光递来的香烟，和他们一起谈起往事，讲到就在这里合力擒获一伙抢劫小同学的外校学生时，众人拍掌大笑。随后，把烟蒂弹上天，一路高歌着大步返回。

接下来的英语课上，元精神愉快，而以往温文而雅的老师也妙语连珠，散发着轻松的气氛。“语文考试看你们平时的底子。这几天多背些政治、历史，这两科通常得用临阵磨的‘枪’。数学最可恶，头晕脑胀地算了几个数，最后只得一个简单的结果，到这里你不但不用生气，反而觉着踏实，因为八成你做对了。”在一片深有同感的笑声中，老师继续道：“英语是个慢功夫活儿，平常积累最重要，现在让你们看太多，想来也不会有人去看，就只把语法重点看看吧。高考也无非是这些点，只不过挖几个小陷井等着你。咱们同学也实诚，有坑就跳，来者不拒。大家小心点儿，别好容易再见一个自己背过的就往上写，仔细琢磨一下。”

到了班主任的课，燕反复叮嘱了考前的准备事项后，真诚地说道：“在考试时，大家有什么问题要找我帮忙，只管开口；我也希望考试后，你们需要解决的任何问题，都愿意对我说。最后，祝大家考出好成绩。”以往，这些老师口中的“套话”只会引起高中生们的嗤之以鼻，但今天每个人眼里都写着“真诚”。“谢谢老师”，“祝老师身体健康，工作顺利”，“祝老师快乐”……参差不齐地应答声换来了燕脸上的一笑，元从未见过如此灿烂的笑容。刹那，元居然有了一个从前以为荒谬，现在却真实得可以触摸的念头：我想留在这个瞬间，或者再回到高一，重来一次。

公元 1997 年 7 月 4 日，距高考还有三天，元站在爽儿所在的学校门外已经一个小时了，自从十几天前至今，元没有见过爽儿，几次约会都是元傻傻等待。每次通电话，元都百般劝说乃至苦苦哀求，电话另一端总是传来爽儿半是烦恼半是幽怨的声音：“我心里好乱。你知不知道，你给我很大压力？

你把我看得太重了。”元只好连声道对不起，保证自己以学习为重，然后挂断，至于索吻被拒之类事情，更不必提。元深知自己极想在高考前见爽一面——这本是人之常情。洋和纳是班上被校方屡禁不止的一对“铁杆恋人”，考前的一段，两人常互补课，洋更是拜托坐在纳身边的兄弟们，一遇纳困极打盹，立即将她唤醒，以免耽误听讲。就连元的挚友光和洁，也在周末借元的小屋共同复习。元从初中起，也“动过”几次感情，那时只把这种东西当作一种学生间的时尚，并没有太过认真。这次连元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感受，不同于少年时的心情，只觉自己在为爽儿活，莫非是自己真的爱上她了？是的，元承认自己从未对一个女孩如此心动，这一次，是真的了，所以元用一整晚的时间，写下一封长信，信里面有一个承诺，包括爱情、事业、生活，是一个让元反复考虑后决定全身心投入的承诺。现在元站在街边，手里握着一份从重如千钧逐渐变轻的承诺。约定的时间已过了八、九十分钟，早在半小时前，元就已经知道爽儿不会来了。他只是茫茫地站立着，看着街心一辆辆车穿梭而过。许久，元机械地把信塞回口袋，缓缓上了车，那份真真切切的承诺粉碎了，只留下一具空白躯壳，就像元。

晚上，华和明借助元的小屋，轮番劝慰，元仍整夜未眠。

翌日清晨，元在好友的祝福下，独自走出小屋，犹豫了一会儿，拨通了爽儿的电话。

“喂？”话筒中传出爽儿的声音。“是我，”元深吸了一口气。

“有事儿吗？”

“没有什么。只想见见你。”

“考完试再说，好吗？”

“爸、妈上班去了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那么我去找你或者你来找我。”

“不，考完试再说，好吗？我求你了。”

“你一向不求人的。”

一阵沉默后，元换了种温柔些的语调说：“我不知说个多少遍，考试不见你，我的心很乱。我想你，想见你，你明不明白？让我知道你怎么想的，好不好？”

“你真要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？”

“快考试了，我的时间不多，只想听真话，越真越好。”

“本来想考试后对你说，不过我不想瞒你，你觉得我们俩个合适吗？我是说，我还没有定型，现在和以后找男朋友都不会是什么长久的选择。你是不是怀疑我另有新朋友？现在没有，只是觉得不合适。”

“我也很少想什么天长地久，该走的终归会走，但既没到时候，为什么要等它来呢？”

“我好累，和你在一起我开始觉得累了，你懂吗？”

“是我对你不够好吗？”

“不。我从没遇到过像你这样的，有什么都对我说，什么都为我做，为我想。可是，可是你对我太好了！你明不明白！”爽儿略显激动。“这就是理由？”

“你会遇见更好的。以后你上了大学就什么都不一样了。专心考试去，好吗？”爽儿恢复了温柔的语调。

元骤然听到这些，惊讶自己竟失去了感觉，仿佛被人抽空了灵魂，只存下万一的希望。

“真的必须分手吗？”

“对你对我都有好处，是吗？”

“你不再想一想了？”

“刚认识你时，觉得你拿得起放得下，怎么现在婆婆妈妈的？”

元几乎要喊出来：因为我昨天作了决定，写下承诺！“我是，真的爱你！”面对无可挽回的现实，元无力吼出这变得苍白的承诺。用出乎自己想象的镇静缓慢地说道：“听说华和你赌我们到不了年底，他赢了，你该买给他一个相框，别忘了。我相信你懂得珍惜自己，那么，谢谢你给我的一切。好好保重，祝你幸福。”

挂断了电话，元丢下了钱，转身返回。一阵要失去知觉的眩晕袭来又消失了，剩下的居然是无比的清醒，元宁愿昏迷。走入屋中，华和明没有看到元的眼角那不欲人知的泪，只是一个赌爽儿会来见他，一个赌不会。“你们走吧。”元极力保持着平静，“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。”华、明对望了一眼，有些诧异，但仍出了门，元叫住了走在后面的华：“帮我带上门，你赢到那个相框了。”

一扇门隔开了屋外的惊诧和屋内的死寂，元双手死死撑住桌面，不想让自己倒下去，泪水早已涌出了眼眶，落在了元的手上，是心中一场酣畅淋漓的暴风雨。突然，元爆发出一阵惊天动地的咳声，简直是要把肺叶咳出来。终于，咳完了，元也跌坐在地上。一个念头越来越清晰：我要回家，要念书，要高考。元挣扎着起来，奔出门外，才发现明和华都呆立着，关切地凝视他，“我要回家，复习功课。”元拒绝了他们的帮助，蹬车赶往家中。一路上，他很想回忆起什么，偏偏什么也想不起来。一家音像店传出张学友的歌声：忘记你我做不到，不去天涯海角，在我身边就好。要是承诺做不到，具体是什么让我们拥抱……元加速快骑，逃开了。

又是晚上，元发现自己无论看什么书，眼前模模糊糊都是爽儿的影子。失去了爽儿，对元来说，意味着失去了整个世界。“如果能够得回爽儿，我愿放弃一切，包括上大学。现在失去了爽儿，我还有没有可能再得到什么？”元问自己。

家长早已发现了元的神不守舍和腮边的泪痕，但和天下诸多父母一样，只能柔声安慰却不知伤在何处。这个时候，元的逻辑大异于平时——当晚召集家人打了一桌麻将牌。光于 10 点多来了个电话，问询元的状态，元和盘托出了这一日的所作所为，末了告诉光：“这是我的事，你不要管。”稍后，爽儿来了电话。元冷淡地回答她的问候。“我现在要出牌了，有事快点说。”“别这样好吗？”爽近乎哀求地说：“你好好考试吧。”元反问：“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？我记得你曾经说过，和你分手的男友不会再有来往。”“你不一样，刚才光骂我了。”“我叫他不要管了。”“我要是他，也会那么做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心里好乱，你明白吗？”听到爽略带哭音又心急如焚的声音，元心一软，平静地说道：“我现在去睡觉，明天再说吧。”

夜里，元仰躺在床上，呆呆地望着天花板想了好久。夜深了，元终于睡去了。

第二天下午，爽如约来了电话，笑说朋友们都骂她，她知道自己不该，让元当她什么都没说过。元放下话筒，右耳边仍萦绕着爽儿清脆的声音，心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底却回荡着爽的拒绝。元一向了解自己的敏感——太过敏感有时很残酷——元的感觉告诉他，爽儿此举只为让他安心高考。

草草吃过晚饭后，元避开家人鼓励的目光，回到自己卧室里，将一盘磁带放入录音机，盘坐在床上，背倚着墙，点燃一支烟，胸口一阵剧烈的酸楚，忍了许久的泪水无声地滑落下来——元对男子汉流血不流泪的信条很不以为然。流泪是种发泄，比流血好。几年前，元就放弃了痛苦时折磨自己肉体的幼稚作法。听着周华健的《覆水难收》，元的心里有个声音不停地讲话：你为什么分了手还要骗我？是不是想累我考不上大学？不想内疚就不该提出分手，我又不是孩子，真能做到不记得你说过什么吗？你这样做，是为我多一些，还是为了你的良心多一些呢？

心中的酸楚愈重了，元又点燃了一支烟，听赵传激昂的东西：我一直以为你知道，要说什么你才能感受；我一直以为你都知道，我无法承受你要走。你一开口说你要走，我便知道你不肯回头，你不知道我痛苦已久，我一直以为你知道我。

天完全黑下来，元一支接一支地吸着烟，在烟雾弥漫的黑暗中，元看到了爽儿的脸庞，浓浓的那两道眉，象两柄刀，两柄直搠入元心房的刀。元的心一痛，却阻止不了记忆的程序运行下去，爽儿喜欢白色或黑色牛仔裤和白色短裙，不吃辣的，常嚼一块绿箭，蹬一双厚低鞋，鞋花样花色换得很勤，像她的背包一样；春天时，元常在晚间陪爽儿坐在什刹海边，看星星，看农历十六圆圆的月亮，元把自己的外衣披在爽的毛衣上，爽又把它披回元的衬衣上。北海、景山，上面常有元和爽的身影，每次离开前，元都会在爽儿的颊上吻一下。元和爽每周末都赌甲 A 联赛北京国安队的输赢，元常常约会迟到，便笑着哄假装梨花带雨的爽儿，待她转嗔为喜时，便念上一句“ 言是定知非，欢笑翻成泣。 ”之类的酸文。一次又一次，在爱的小屋，元握着爽的纤手，讲着只有恋人间才不觉得腻的甜言蜜语……两人同戴情侣链，后爽又送给元一条链，现在已和感情一样断裂成了四截。体育会考前一天晚上，爽带给元一大盒巧克力，让他吃掉以增强体力。考试时元只考了两项便已通过。第三项长跑中，元连推带拉，边骂边吼带煜跑下了 1500 米，煜恰巧及格，欢呼着拥抱元，元却在想你该谢谢的就是爽儿。现在那盒子仍在，但原来扎在盒子上的绸带任凭元费尽心机，也扎不出原来的那个结——爽儿手扎的结。元曾教爽儿叠千纸鹤和桃心，但二人叠的心却插不到一起……

元边想边笑，渐渐地笑容凝结在脸上，只有手中握着那断裂的银链，不自觉地抚弄着链端那像两只彩蝶合在一起的盛开的花朵。盈盈的笑语，盛开的玫瑰，悠扬的乐声，甜甜的气息，握着爽儿握台球杆的手，揽着爽儿的腰滑倒在旱冰场里，寄出长长的情书，通过温馨的电话，断裂的银链，抛在空中的承诺，茉莉香水，旁氏面膏……一一在元眼前旋转，逐渐合成了一个清晰的轮廓，是爽儿如花的笑靥。

元低声对自己说：“ 我必须考好，我不想让爽在今后的日子里会有负疚感。 ”随即，他仰着望向夜空，道：“ 爽儿，这是我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。 ”

公元 1997 年 7 月 7 日早晨，元到 2 中参加高考，步入大门，元回头望了一眼送考的燕，抑制住想冲入她怀中边哭边说的冲动，收回目光，凝了凝神，踏入楼道，听自己的脚步声的坚定的回响，啪哒、啪哒……

写完了，终于写完了，元丢下手中一篇像是信或是日记又像小说散文的东西。几个月来发生了太多的事，元写下了许多零乱的东西，坐在某所重点

大学宿舍楼的窗前，看看秋雨后阴沉的天，像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。

那天，元握着通知书走进小屋，掩上门，丢下通知书像丢下一张过期支票——失去了爽儿，通知书已并不重要——元跪在地上真心地放声哭了出来。窗外是阴沉的天，纷乱的雨敲打着窗棂。

秋雨很少像今天这般大，看着一片黄叶旋舞着落下，像一个失足的梦。没有人在意，无人知觉这片陨落的生命之绿。楼道里传来粤语歌声：为爱情受伤，无此动听，为你而受伤，只得你没有共鸣，让眼泪流出，难得尽兴。我却怕以我眼泪换你同情。为你而受伤，得不到反应，为爱情受伤，偏得到掌声。元也不禁低唱起来：“你是否还会为了失去感情流泪，我见你人前人后掩饰伤悲，真实面对生活谁不感觉疲惫，你赶走了寂寞，心痛却紧紧跟随。爱情能有多美，若只是一般平凡滋味，人为什么苦苦的追。爱情应该有多美，它会是安慰还是负累，你不禁要问那怎么样才对。情若真，就可贵，得或失，已无所谓，不劝你知难就要懂得退，只劝你不必要谁承诺谁。”

“呼——”元长出一口气，凝神望着一片片凋落的树叶，轻念：“风往尘香花已尽，日晚倦梳头，物是人非事事休，欲与泪先流……”不知不觉间，雨又落下，冷冷的空气弥漫着，一滴滴天的泪水，撞击出苦涩的“啪哒、啪哒”声，敲在窗上，也敲在元的心上。

醒　悟

强开始注意青是从那次学校举行的演讲比赛之后。他记得很清楚，那一天是青第一个上台发言的。她穿着一套白裙子，雪白、雪白，就像天上的白云；没有粉饰的头上别着一支火红的蝴蝶结，真好看，那简直就像太阳那样耀眼和夺目。强从来没看见过这么清纯美丽的女孩子，也没想到与她相处了五年，竟没有发现她的可爱。

那一天，青的举手投足，一颦一笑都深深地打动着评委和强的心，最后，她无可挑剔的演讲博得了阵阵掌声，征服了在场的每一位听众的心，一举夺得比赛的第一名。当评委最后公布成绩，她上台领奖的时候，强心里莫名其妙的涌出一份激动和喜悦，好像是他得了奖似的。觉得青那天好美，那天是他有生以来最开心的一天。

青是强班上的学习委员，她漂亮、文静，属于那种淑女型的女孩。而强是属于那种很风情的男孩，眼神儿幽幽怨怨的，身材瘦瘦高高的，脑子活，转得特别快。但就老师的话说是没走正道，耍小聪明，所以成绩并不是太好，但能勉强凑合着及格。他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仗义，记得上学期快到期末，那里有一个叫齐的男同学去食堂排队买饭，别的班上的男同学欺负齐老实，就从中间插队。齐说了两句，就被他们打得嘴流了血。齐不敢报告老师，害怕被父母知道，只好一个人躲在学校的老槐树下，偷偷地哭。正巧强从操场踢球回来看见了，问明了实际情况后，二话没说抄起一块石头就找了那个欺负人的男生，一石头下去，把人家打得满嘴流血，鼻子也给打骨折了，牙齿也被打掉了好几颗。事后，强被班主任喊去训话，为了不让齐受牵连，他一人把事情扛了下来，说是由于误会才大打出手的。最后，强被学校通报处分，但他却一点也不懊悔，认为这是应该做的，是自己的“份内事”。

打那以后，班里许多“小弟兄”出了难解决的事，都愿意请他帮忙，对他崇拜得不得了。强成为大家心中公认的“大哥”。

自从那次演讲比赛之后，强便默默注视着青的一举一动，一颦一笑，对青是倍加爱护，什么事都为青着想。每逢青心情不好独自一人坐在教室发呆的时候，强总是替青担心，替她焦虑。

他自己也说不出这是为了什么，但总是觉得想接近她。他总能在青不注意的时候出现，课间、午后，在校园里游荡，并经常与青迎面走过；有时还神秘地一笑。强时常与他的哥们出现在青回家的路上，俨然成了青的“护花使者”。他们故意在青的身后大声说话，目的是想引起青的注意。可是青对此却不屑一顾。

在青的心里，强是一个十足的“武夫”，充其量是一个“四肢发达，头脑简单”的浑小子而已，什么本事也没有，只知道帮人打架。还有，青认为强有一个使自己最厌烦的坏毛病，就是强上课越来越喜欢说话。每当上课铃一响，老师的课还没有开始，强的话匣子就打开了，由于他是班上公认的“大哥”，讲话自然是以他为中心。有一帮固定的小兄弟充当听众，天南海北，海阔天空，无所不谈，虽然不是很专业，但内容也不少，国内的、国外的、天上的、地下的、海里的、太空的，无所不包。直讲得他那班小弟兄昏头转向，频频点头。他们都对强广博的知识佩服得五体投地。青却不这么认为，她觉得他们的谈话无聊至极，学生吗，就应当以学习为重，而不应干那些不务正业的“歪门邪道”，不学无术。况且这也很干扰别人呀，这不是明摆着

影响别人的上课、学习的积极性吗？他们这么一说，就好像在午睡时身边一个破录音机没完没了地唱，却又无法关掉它，真是烦人！

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青不愿意理强。许多次，在上学的路上被强叫住都没有和他说话；因为很烦强，所以对强也就非常的凶，有时甚至达到野蛮的程度，尤其是那一件事更让青记忆犹新。

不知从哪届开始，毕业生尤其是高中毕业生总要在毕业前传递“毕业留念册”，不厌其烦地不顾学习的沉重压力传来传去，为赠言也请人签名。

那一年，他们是高三上半学期快结束时，班里兴起了一股“毕业留念册”的风，毕业赠言给他们提供了一种对话和一种交流的机会。大家都着了迷似的加入这个行列中来，赠言的热度越来越高，它展示了当代高中生色彩斑斓的世界。青和强也不可避免地卷入这场风暴之中。

这时强埋藏在内心深处的烈焰终于爆发出来了。他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在灯下冥思苦想，数夜的挑灯夜战，终于完成了一篇自己感觉非常好的赠言。强把这份用心写的赠言，用午休大家都去食堂的机会，偷偷地塞进了青的课桌里，并且整个一下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只是看书和写作业。

下午上课的时候，青发现了那份赠言把它打开，那赠言写着：

青：

你真美，美得世上没词可喻！第一眼看见你，我便呼吸困难，几欲窒息。我知道，我一生将是你的俘虏。从此，我偷偷地爱上了你。

我爱你，但是我从不敢向你表白。因为，我太卑微了，而你是那么超凡脱俗，美丽绝伦。但是，此时此刻我再也不能等，也不敢等了，我鼓起勇气用我火热的心写下了这短短的几行字。我不奢望你会爱我，但你就让我做你的奴隶吧……爱的主人啊，你就收下我吧！

青，你太美了。你完全俘虏了我，我的生命中不能没有你！等你！盼你！爱你！

一个爱惨了你的人：强

合上那份赠言，青感到一阵发热，竟然莫名其妙的有些激动，青毕竟也是一个女孩，是一个正处在青春花季的美丽的女孩。她多么希望有一个心目中理想的白马王子来保护她，照顾她，关心她。她这样柔若无力的娇草多需要一棵大树的滋润和庇护啊！可是一想到是强，青就很快没有了那份冲动。对强，她没有一丝的好感，有的只是厌烦。青想都没想的就把强给她的赠言从留言册上撕了下来，揉了揉，卷成一个团甩进了教室拐角的纸篓里……

好几天，青都没有正眼看强一眼。她伤了强的自尊心，青自己觉得很后悔。虽然她不喜欢强，但在那么众目睽睽之下做出那样的举动，确实有些过分。她认为强一定恨死她了，说不定，还会有哪一天报复她呢？

但是，事实并非像她想象中的那样。强依然关心照顾青，比之以前还更进了一步。青感觉强不但没有恨自己，反而事事迁就自己。青从不借任何东西给强，可强什么都舍得借给青，甚至有时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。

有一次，青又忘了带书，但并没有向强借。强主动把书推到了她面前。青漠然地看了强一眼，强表情复杂地说：“给你，我不那么小气！”青得意得很，还自私地自己看起来。因为她已经习惯了这样对他。

事后，朋友对青说：“你有点过分！好好地对强，别伤他。”听完朋友

的话后，青若有所思良心发现，她的确做得很过分。

慢慢地，青逐渐收敛了自己的行为。但是也不知怎么了，强不再迁就她，而变成她开始迁就强了。

也不知是出于什么想法，圣诞节青送给强一张精致的小卡。在小卡上面，青用真诚的笔调写上了些道歉的话。满以为强会因此转变对她的态度，还能象以前那样关心、照顾和尊重她。但是，事实又一次和青开了一个玩笑。强接到青真心送给他的小卡片后，似乎什么反应也没有，好像对青的一片真情不屑一顾。只看了两眼，便把小卡片不经意地扔到了桌上。

“世道”变了，强对青变得越来越冷漠，不但以前的热情消失了，而且连最基本、最起码的同学关系也亮起了红灯，出现了危机。

青越来越感到一种空虚和失落，心里总是不踏实。自觉或不自觉地想到一天看不到强，就觉得很烦燥、不踏实。每当强走进教室的一刹那，青是那么的舒服，那么的高兴。在平时的学习和课余间，青反而对强热情起来了，总是想对强更好点儿，总想时时看到强。

青的朋友对青这一段时期的反常变化十分不理解。她们都劝青对待强的感情要适度，要正视那份感情，别太“疯狂”了。

而青却像是中了魔似的，越发露骨地表现出那份不恰当的热情。上课再也没有心思听课，却只喜欢听那“破录音机”似的言语。而每当放学时，青也总有这样或那样的借口最后离开教室。因为强是班上的劳动委员，每天放学后，总是关好门窗最后回家。青觉得和强走在一起有一种信任感和安全感。回家以后，青怎么也学不进去，脑海里老是反复强在白天的举手投足，一颦一笑，青多么希望黑夜过得再快一些。因为白天的到来将意味着她又能见到强——瘦高的个儿，幽幽的眼神，仗义豪爽的侠义心肠……

正当青被她与强之间朦胧不可捉摸的感情俘虏，陷得不可自拔的时候，这种对自己不负责的行为终于得到了无情的惩罚。

在不知不觉中，青失去了很多，包括一直优秀的学习成绩，满分已不再属于她。上课想入非非的她还构想着继续夺冠。然而成绩一次又一次地滑落，却仍未惊醒迷梦中的青。她还沉湎在那份感情的迷惘中，她不知道，这“好感对自己的伤害，已经超过了这感情本身的应有价值……

老师那惋惜而期望的眼神终于感动了青。猛然间，青感到了什么，仿佛第一次把事情看得那么清楚。回想起来，强只是尽了同学之责，而并没有对自己有什么感情，自己也不必为了一些小过失而极力要补偿他，学习无论如何也不能因为青春的一时冲动而耽误，自己毕竟还有理想和目标。是自己将自己跌倒了。摔得很厉害，伤得很重、很痛。但是，自己仍有自己站起来的能力！

在那温暖的日光下，朋友和一切爱自己的人炽热的心感动了青。她真的站起来了，虽然步履有些蹒跚，仍有些吃力，可是青终于醒悟了……

只有生命的丰盈与成熟，才是我们迎接花期的最好礼物！

我的 30 天

在我上初三的时候，学校分了好坏班。由于不该有的失误，我怀着懊恼的心情掉到了差班里的差班——初三年级八班。我发誓不与这些差生同流合污，并定要在第一次月考后冲进好班。

一、报到

天色阴沉。父母送我出家门时，并没有太多的嘱咐，只一句“要努力”便结束了往日冗长的叮咛。

来到学校，校园里充满了令人烦燥和厌恶的笑声音符。进楼后，按门牌号一路寻去，才发现我将要学习生活的地方是如此好找，在厕所对门，这也许是学校对我们这个最差班最大的赏赐与对好班最大的不公了。

我的班主任是我初二时的英语老师，严春，一位爱吃辣椒的女教师。也许是爱吃辣子的缘故吧，她做事一向是雷厉风行，从不给差生以丝毫情面，这使我对冲击好班充满了希望，这也许是我最高兴的事了。

八班是以原七班为底组成的，所以大部分成员相互认识。大家刚一见面，相互之间便聊得甚是投机，班里也显得十分热闹。这场面不知为什么使我觉得有些紧张，有些害怕；至于怕的是什么，现在我也没搞清楚，只觉得自己像是一块冰，就要慢慢地被火所融化。

“哎，曹阳！”我寻声望去，叫我的竟是本年级的高材生商勇。“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”我吃惊地问。

“我？别提了。要上好班就必须在本校上高中我才不愿意呢，于是就把我给扔这儿了。这也好，报高中时还挺自由。”商一脸无奈地笑了笑。

也许是怕伤害我的自尊吧，商并未过多追问我来这儿的原因。慢慢地，我发现像商勇这种情况来这儿的还有两位，其中还有一位是我原来班的女生吕冰——一个自信、义气的女孩。

“老师来了！”不知谁说了一句。然而这并未引起所有人的重视，直到严春进了班，才突然安静下来，静得可怕。严春一身蓝色上衣，黑色健美裤。这冰与水的颜色，使每一个人老远就觉得寒气袭人。

“我是你们的班主任和英语老师，我姓严。人家都说咱们是差班里的差班，是最差班。要改变这一点，就必须要痛下决心进行改革。我将是这场变革的主宰，你们是变革的对象和执行者，在变革的过程中，会流血，会有牺牲，这虽然不是我们所想看到的，但这确确实实是必然的，遇到这种情况希望不要流泪。而且我要明确提出的是，学生应对老师尤其是我的命令绝对服从。”

这番话使我心潮澎湃，热血沸腾，对自己的今后充满了信心。然而“流血”、“牺牲”这以前所从未意识过的字词，使我又感到了几分恐慌。

“下面我宣布一下班委名单：班长，曹阳。”班长是我所从未担任过的，而且原来我们的综合班的班长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烦恼、苦闷，也使我更加在这样一个差班当班长感到手足无措。

“商勇，学习委员；吕冰，生活委员并兼任所有团支部工作；黎贺，文娱委员；方宇，体育委员。”这里除了商勇外，其余均为我们原来班的同学。

“好，今天到此结束，下面开始扫除。曹阳，你过会儿找我一趟。开始

干吧，干完立刻回家！”说完，严春夹着包走了。班里的安静也直到她踏出第十步后，才被打破。

“这老师可够横的，吓得我直打哆嗦，以后咱可没好日子过了。”

“你可不知道，她当英语老师的时候，把她们班整得够呛，比班主任都厉害。这回她真的当了班主任，咱还不得掉张皮！”

“曹阳是谁呀，这人怎么样呀，可别给咱们来一个阴险虚伪。”

“在那儿，就是那孩子，听说原来是严春的课代表。”

“嗨，保皇党呀，好不了！”

听着这种种评论，我不知道该如何去做一个动作，甚至是一个眼神的变化。只觉得浑身不自在，像玩偶一样被人猜测、评说。

“开始干活儿吧。”我为了使自己不再尴尬，拿起了扫帚，扫了第一下。说实话，当做完这个动作后，我有些后悔，因为在原来的班里作扫除，尤其是与好生一起合作，通常是最难的，常常是我废力不讨好，干得最多，挨批评最多，和这些差生合作是否也是一样呢？

“好，够份儿！”这一声拉开扫除的序幕，也准确而有力地回答了我的疑问，“我来吧，班长。”一个没有拿到条帚的同学伸过手来

这种热烈的场面，使我一时不清楚如何去分清好、差班。男生没有偷懒的，女生也没有因没抹布而借机不干活的。这是差班吗？一股热流使我振奋，这良好的工作态度更使我刚才的疑虑一扫而空。

老师的办公室在操场边的一个小院里，院里的大树压盖了本不大的院的大半部分。

甩掉了扫除的疲劳，走入小院。不知为什么，尤其是在看到了大树后，给我以一种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压抑感和紧张感。

“报告。”

“进来吧。”严春坐在外屋正中央，由于临近午饭，所以其余老师去了饭厅。屋里只剩下了严春和我，这多少又使我增加了几分害怕。

“曹阳啊，怎么回事儿呀？考这儿来了，可该努力了，别老玩儿了。”

“是，我知道，谢谢您。”因为紧张，我的话说得并不连贯。

“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当班长吗？”

“不，不知道。”这话问得我有些突然，有些惊慌失措。

“咱们班的情况，想必你也知道。原来七班的孩子最多。我让你当班长，就是希望你能成为我的得力助手，把班里的情况及时报告给我，明白吗？”严春一脸得意。

“这……”

“别害怕，有我为你撑腰，什么事由我来出面，没人敢说你什么。听说你快要入团了，我会在入团前的批语上如实反映情况的。”

“这还是不太好吧。”出于下意识，我脱口而出。然而这绝对下意识的、不谨慎的脱口而出，却使我的心情着实地松快了一下。

“什么？！”像暴风雨前的雷声，使我刚放松的心情又猛地紧张起来。“你以为你的班长是干什么的，你不干，好多人都能干，而且干得绝对出色，别忘了，你上好班还是要我同意的。”暴雨终于砸在了我的身上，我全身每个毛孔都紧闭了起来，只听见老师并不高的声音和并不快的批评。

“那，那，那好吧。”

“其实你不干，说不准可以好好学习，早日升入好班。不过，既然你主

动要求工作，就给你一个月试用期，可得好好干呀。”

“是，我明白。”

“好，饿了吧，回家吃饭去吧，骑车慢点儿。”严春冲我笑了笑。

不知为什么，这一笑却像使我背上了喜玛拉雅山。慌忙说完再见后，便匆匆蹬车往家骑。

一路上，对于这半天的事情，我想了许多。从灰心丧气到热血沸腾，这个班到底是什么样子呢？吴铮、高伟、武硕、周友、章超等人，有的是和商勇同样原因而留下来的，而大部分人则是自身原因留下的，有的甚至挨过除送工读学校外的所有处分。他们虽然有些人素不相识，却很快便能打成一片。是像他人所说的臭味相投吗？我看未必。扫除中，对一个并不认识的班长，一个被认作是保皇党的班长如此给面子，这绝不是无赖、地痞所能作出的。再看看好班，好得让我常羡慕的几十个人，像一潭死水，偶尔不相识同学间的交谈，也好像觉得看你的不是他或她的眼睛，而是他与她的眼镜。即使是这副副眼镜，也有的很亮，有的很暗。

我所一向爱戴的严老师，一个雷厉风行，有着太阳般直率性格的女人，却使我感到了月亮的阴柔，感到了黑夜的恐怖。

自从人类社会形成以来，就分出了好与坏两个集团，每个集团的人永不停息地做着自己认为对的事情。在严峻时刻，在无论是被称为“好人”的人或被称作“坏人”的人感到危机的时刻，他们都甚至在梦中也寝食难安，认为“好人”将会更好，“坏人”必将更坏，否定对方而肯定己方。那么，好坏之分到底是什么呢？

我想今后我将去探索，去追求，去发现，去改变。而我现在的标准——好坏班之分，已在这一天的经历中慢慢消逝了。我不知道这改变是否正确，但我意识到，这是必然的。

二、是义气还是错误

从报到至今，已有段时间了。由于是班长，严春给了我一个优待，让我坐第一排，使我免受其他同学的干扰，更利于我和她的联系，我也基本完成了她给我的工作。但是，我却渐渐失去了朋友，失去了民心，成了远离雁群的孤独伤雁，感受着痛苦与凄凉。

“没关系，”严春这样鼓励我，“有我支持你就够了，月考完了你一进好班，就没事了。你先忍耐一下，好好干吧！”

然而，我告诉自己，我所作的是被人深恶痛绝的“小报告”，这决不是我所应该作的。然而，千钧的重担使我无法呼吸，每每刚要有所差念，就让我觉得像被投入深渊，我迫切需要掀翻重负，轻装前进。

上课的第一天，严春曾公布了这样一个规定，每周由一位班委到楼下负责学校的自行车码放工作，并负责记考勤，迟到 5 次者罚款 5 元，概不归还。

说实话，我对此事并不赞同。我也曾因许多客观原因在原班多次迟到，所以我能体会迟到者的苦衷。我多次就此事对严春提出异议，但严春只一句“你只要执行就可以了”，便结束了我们之间的对话。

这天，我早早地下了楼，眼看时间已到，可黎贺仍然未见踪影。她因家远，每天要先乘地铁，再骑车，所以时间无法保证，开学至今已有四次迟到了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